

# 篆刻病印評改摘要

不重覆古人，也不重覆自我。

以虛帶實。

治心為上，治技為下。唯學人有自我之見地，出人設想，其作方能以心制技，不落俗套，不囿舊格而顯露出純屬自我的創造才能。

治心為靈魂，而治技為身骨之說。

一點欠安，全印皆失。

改印，當改則改，遇善則止。改過了頭，也會有蛇足之弊。

楷書入印而有金石氣，全在於作者採用了魏晉時期高古一路的楷法。

精整印，病在匠氣過甚；寫意印，病在妄態過甚。“匠”、“妄”得體並不為病，而病在其過甚。

一般刻小篆印，皆喜把一些直筆有意拉長。長，固然會產生委婉之趣，然委婉失當也會生造作之病。相反，令某些長筆蓄勢作收縮狀，反而會獲得不尋常的筆短意長的藝術效果。

“計白當黑”是章法的極則。然“計白當黑”之真諦，不盡在第一層面上的虛實對比，更妙在深層次上的虛實對比，當然也包含著虛實的相生。

方筆之用易得其勁；圓筆之用易得其暢。以方筆而拒圓筆，勁過則脆，少柔趣；以圓筆而拒方筆，暢過則滑，少剛趣。方圓能用之入妙，剛柔相濟，勁暢兼有，奇趣乃生。

寫意決非隨意，寫意之難，難在寫神。要寫神又當以精心為前提。

寫意印的用刀不宜纖弱，而宜潑辣；不宜做作，而宜自然；不宜簡單，而宜簡練；不宜直露，而宜內斂。

寫意印要殘蝕印面。

配篆是章法的前奏，切不可太疏闊大意。治印者當熟知每一篆字的多種寫法，知其繁簡，曉其方圓，明其長短，察其正欹，擇善而從，則可獲得理想的章法。

用刀是一門奇特的學問，刀太直爽，界限太清晰，往往會失去渾脫感；刀太飄忽，界限模糊，往往又會失去明確性。

在印章裡直通上下的線條本來就難以安置，強化它，突出它，無疑是為自己出難題。

只有建築在深邃理性思考基礎上的創新，才是經得起檢驗的佳作。

用刀講圓，不能拒方；用刀講方，不能拒圓。但方圓並用又當有重輕，主次之分。要之，求勁挺宜以方為主，求醇暢宜以圓為主。

論印論刀，一如論畫論書及論筆。

要刻好印，應注意寫好字，金文、小篆及繆篆之類。

白文印以小篆配篆，是險而又險的一種處理手段。

“率真”的獲得並非出自天成，它的背後正反映了作者嘔心瀝血的推敲，說到底是通過千雕萬鑿的努力，用近似不雕不鑿的面貌出現而已。

好的將軍印妙處在於信手錘鑿，疏朗欹正，斑駁殘蝕。

漢白文印之妙處每每即在方圓兼用，或外方內圓，或外圓內方，遒勁中見樸茂之藝術魅

力。

刻鐵線篆印，既要講流暢舒展，又要講雍容堂皇，有前者而失後者，印易墜入機巧；有後者而失前者，印易墜入空蕩。

讀印如品詩，要貴在粗讀得趣，細品得韻；粗讀與細嚼都經得起回味。

刻巨印，氣格要大，而不單是印的體積大。氣格大，還要有拙的用力，這樣才相得益彰。

在篆刻的藝術裡，刻是篆的繼續與昇華，故而不應以刀代筆，而應筆刀互利，筆刀互見方佳。在處理時，往往用外方內圓，兼及外圓內方的辯証手法。若外方內亦方，必墜於脆薄而喪失韻味；若外圓內亦圓，則又失於滑溜而喪骨，皆不足取也。

印文不僅是由線條所組成，同時還是線條與空間的組合體。而欠老成的作者，在處理篆法與章法時，其疏忽的往往不是線條，而是線與線之間的空間。這是每一個治印者所應引起注意的。

作為印人 我們不能只注重於刀與石的碰撞 更要強調刀石背後藝術修養的積蓄與昇華。處理章法之疏密當去瑣碎，求集中。

大白文印用刀直衝宜有“橫鱗豎勒”感，真力瀰漫，放膽驅刀。

刀者，印之生命也。治印雖一刀足以為用，然一刀非法也。治一印，刀刀求變，此為炫奇；治一印，識勢運刀，刀筆合一，變化入度，方稱妙製。變化者，以刀論，當刀角、刀刃、刀背兼施，見機而運，勢若羚羊掛角，了無痕跡。變化者，以點論畫，當方圓、逆順、潤燥並用，內涵豐富，手段老而一如信手拈來。

治印當練腕力，力強則氣厚，刀如筆運，心手雙暢；治大印尤需腕力，腕力與膽力的結合，則可拒小巧輕靡；治大印有腕力、膽力、心力的相參，則個性易出，個性強烈，解衣滂薄，自有萬千氣象。

我（韓天衡）治大印，悟甌海漁人左右搖櫓，曲中生直之訣。每治大印，以刀為櫓，由曲生直，運刀力求擺動，線條力求拗執，繞折處力求敦實，以期獲一波三折之趣。

一印雖小，確應如一篇文章一出戰，有頭有尾，有主有次，有抑有揚。

章法欠佳，為印之大失，失為全局之失，非一筆一刀之失。

刻印有別於書畫創作之一點，即無論印為朱、白，其邊欄皆為作品之一部份。治印兼及邊欄，方稱是完整的構思。

以小篆入印，字形之比不可不作計較也。

寫意印之要旨：

1. 章法忌平求奇，然奇中當寓平和拒怪誕。
2. 文字忌板求靈，然靈中當寓莊重拒油滑。
3. 印面忌膩求蒼，然蒼中當寓完整拒瑣碎。
4. 以全印論，寫意印雖貴在得意，然於大大咧咧中寓孤詣苦心而拒潦草荒率。

大印最忌光潔。

平中忌板：方而寓圓，乃是篆刻中不可不注意的要義。

吾（韓天衡）以為“做”印，斑駁到字失其可辨之形謂之過，斑駁到印失其刀亦謂之過；斑駁到整體無存謂之過，斑駁到整體失其安亦謂之過。

治印當十分重視對“虛”、“空”處做綜合通盤的研究。

寫意印講氣貫勢連，並非筆與筆，字與字均要粘連。有時把連筆截斷，將字的拼接拉開，反而能獲筆斷、字斷而意連的節奏感。

鳥蟲印之用力，當別於一般印，以行雲流水，婉暢婀娜為貴。運刀不宜太直，亦不宜太曲；不宜過銳，亦不宜過鈍；不宜過速，亦不宜過緩；不宜過巧，也不宜過拙；不宜光滑，亦不宜滯澀。然又務必直曲、銳鈍、速緩、巧拙、潤澀，堂皇得體地兼用之，個中三昧，雖可道出而不足以道盡解人，可於實踐中體味掌握。

結構不精則筆劃散漫，或密實，或疏朗，字體各別，務使血脈貫通，氣象圓轉